

國立成功大學台灣學人文沙龍講座：
「漂泊之身：移民工與婚姻移民的勞動、情感與歸屬敘事」

母職、經濟與情感勞動： 台灣新住民單親媽媽的職家（不）平衡

曾薰慧

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

2025.12.04

研究的旅程

- 計劃一：跨國婚姻市場，聚焦東南亞、中國與烏克蘭新娘嫁來台灣
 - * 問題意識：外籍女性配偶的身體如何依據他們的國籍被種族化，性別化，以及商品化？
 - * 關鍵字：種族，階級與性別的交織
- 計劃二：低階性娛樂產業中的婚姻移民女性
 - * 問題意識：這些女性是誰？如何進入這個產業？如何看待她們自身的生命遷徙歷程？
 - * 關鍵字：性工作與母職實踐
- 計劃三：新住民單親媽媽的母職實踐
 - * 問題意識：這些單親媽媽如何在台灣與母國之間調度和極大化有限的資源？
 - * 關鍵字：公民身份與母職
- 「假結婚，真賣淫」？



背景

- 截至 2025 年 5 月，台灣的婚姻移民人口已逾 61 萬人。2003-2019 間，每年約有 9000-10,000 跨國婚姻登記終止。以 2010 年為例，大約 1/4 終止的婚姻為跨國婚姻。
- 「假結婚，真賣淫」到「多元家庭」
- 「新住民」，新定義：
在臺居住，具有外國國籍、大陸地區或香港、澳門身分，因婚姻、工作、求學或其他原因長期居留或定居臺灣之人士（新住民基本法，2024.08.12）
- 本文「新住民」主要指透過婚姻來台定居的東南亞中國籍女性配偶
- 陪酒小姐，性工作？





進入田野

- 田野：「花園小吃店」（2014-2018）
 - * 透過朋友介紹，擔任廚房清潔工3個月
 - * 18位小姐，2位少爺及1位廚師
 - * 來台身份：1位學生、一位廠工，餘為婚姻配偶
 - * 多數離婚，為單親媽媽
- 訪談：訪談36位來自中國與東南亞的新住民單親媽媽（2020-2023）
 - * 透過機構、社工及親友介紹
 - * 30-55歲居住於新北、桃園與雲林
 - * 多數透過商業仲介來台
 - * 多數經歷家暴離婚

成為單親媽媽

- 成因：離婚、喪偶，或分居
- 單親媽媽的生活困境：道德的，經濟的，與育兒的三重困境
- 與本地單親媽媽相較，缺乏性平與法律知識，或同儕支援

離婚畢竟是件不光彩的事，我不想被同鄉的人背後嘲笑，也被想被他們同情。而且你想，別人也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顧，所以我都沒想找他們幫忙。當時就是想一個人躲起來，不想被人看見或找到……（蔡雅琴）

看見陪酒小姐中的單親媽媽

► 為何進入性娛樂產業

- * 高風險，高收益
- * 同鄉介紹
- * 「知情同意」的道德選擇

我：「你知道這邊的『按摩』沒有那麼單純嗎？」

小姐：「唔，看看吧！做不來就不做唄！」

► 「犧牲」的母親：

「我跟我女兒講，你要好好讀書，我這麼辛苦用皮肉賺錢，你至少要考及格吧？（小曇媽）」

- 階層化的道德尺度：「賺錢也要賺之有道啊！我跟她們不同，我不做脫衣舞！」
- 包廂內的狂野：拜拜溫良恭儉讓！

花園小吃店：廚房、前廳、包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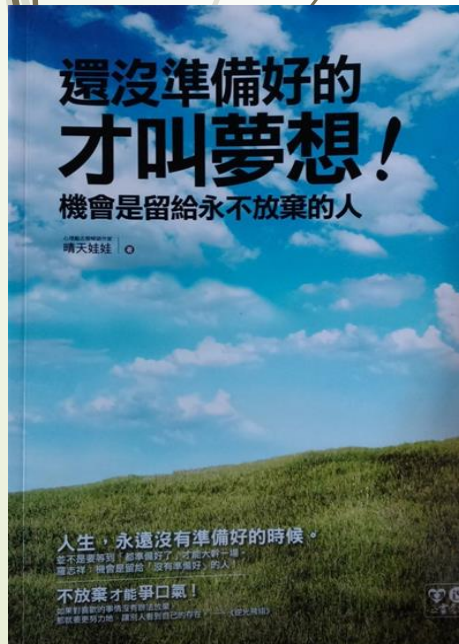
陪酒媽媽的雙重「性」與情感勞動

- ➡ 母職與性工作的「性」衝突：
 - * 母親的「去性化」與小姐的「超性化」
 - * Gayle Rubin's sexual value hierarchy (1984): good sex & bad sex
- ➡ 母親的與性工作者的情感勞動衝突：
 - * 母親的真誠
 - * 性工作者的虛偽
- ➡ 兩者衝突的化解之道：透過扎根文化情感中「犧牲」的母職論述，符合社會對「去性化」母親的道德想像



漂泊之身，何處定錨？

- 小吃店的「社會空間」
- 食物連結「家」的意象
- 晚餐時刻：親子時光
- 遇見「貴人」前的暫居之所
- 小琪的夢想：機會是留給永不放棄的人
- Cruel Optimism (殘酷的樂觀) (Lauren Berlant, 2011) : good life fantasy



職家（不）平衡與情感衝突

► 模範母親的道德愧疚（鄭氏姑）

我每天凌晨四點鐘就要起床到市場幫老闆賣早餐，下午還要趕到家具公司幫忙搬貨。我的女兒從幼稚園到小二之前沒有吃過我做的早餐。女兒讀幼稚園的時候就要一個人起床等娃娃車來接。幼稚園老師知道我們家的狀況也很幫忙，都會早點來幫女兒準備早餐帶她上學.....我是好媽媽嗎？我不知道。

► 市場裡的溫情（黎氏鑾，美甲店老闆）

我離婚後前夫帶著兩個孩子。我跟現任男友的孩子在對面賣金紙的趙阿姨店裡。我有客人的時候趙阿姨就幫我看孩子。台灣人很有感情的啦！比我們越南人好。



結論：危殆的母職，韌性的母親

- 新住民單親母職的危殆與韌性
- 研究拒訪和拒訪的意義

同樣身為單親母親，新住民是否較本地住民面對更艱難的處境？新住民單親母親的原生國籍身份到底該被隱沒，徹底以「正港台灣人」之姿生活在這個島上，還是該被看見，以獲取更多的資源？